

YAO QIAN

故事



姚谦

音乐制作人

Music Producer

游走于两岸音乐界

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因为是阴天。

11月，忽然的小区封控，促使我决定提前从北京返回台北。离开北京那天是晴天，班机因为消毒延误了三个多小时，在空空荡荡的机场休息室看着静待云起雪降的蓝天，感觉离寒冷冬日不远了，而落地时15号的台北依然是炎热的夏末。回台后的前两周自行居家，平静如常直到昨天无意中在脸书看到一位朋友婉转地记述短文：“陈扬老师11/13离开了，我是12/02才知道，说是师母交代，等她处理完一切，回美国后，再让陈扬老师的好朋友们知道这消息。琢磨了一个晚上，决定还是发文，我相信许多陈扬老师的老朋友，一定不希望是由媒体上得知，且，希望可以有个方式道别。后续，我会和音协的伙伴们一起想想，如何让陈扬老师的好朋友们齐聚一堂，唱唱老师的歌，聊聊老师的事，一起怀念陈扬老师并道别。”

想起早几年天天都超过十小时在录音室里，但未必总交流，我看我的书、写我的稿，他玩着他的音乐，偶尔他会好奇我总在自己小本子里密密麻麻地写些什么；其实当时北漂台北不久的我，是个重度文艺爱好者，看书、电影、话剧、艺术展，总觉得有万千感想可记，所以随时揣着小本子。而《鲁冰花》就是他忽然推门唤我，劈头就问：你看过《鲁冰花》那篇小说吗？我回他：钟肇政老师的书我看过。他说：好，《鲁冰花》正在拍电影，上回交的歌，孩子唱不了，导演建议重来，你今天工作结束晚一点回去吧，让杨立国导演来跟你说一下电影，帮忙赶个稿。没想到在导演讲完之后，我急忙用半小时时间写了《鲁冰花》后半段童谣歌词应急，导演看过一点头，陈扬就立刻谱曲；两小时后歌也完成，立国导演带回小样去苗栗山区的拍摄组。隔日下午还是陈扬推了门告诉我，儿

童演员终于顺利拍摄完唱歌的戏。谢啦！他说完转身又回去干他的活儿，我继续埋首小本子里。只是没想到，《鲁冰花》让我从唱片幕后人员变成了一位被认可的作词人；在之前，我四处投稿词曲，一直不顺利。“金马奖”得奖后的那天晚上，我在租房公寓不远处的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陈扬，他还在录音室赶活，我跟他说声谢谢，谢他邀我写《鲁冰花》。他不会说客套话，我们匆匆挂了电话。

后来的许多年，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工作里，很少见面了，偶然见上一面，大部分交流中都是各自描述着自己艰辛地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片段

直到“金曲奖”终身成就奖颁给陈扬时，我看见他不方便的身子上台，着实吓了一跳。也许是从陈太太那里拿到我的电话，陈扬主动拨了次电话给我，依然如故笑着说要见面，但是我已经在他言语之中觉察到岁月不饶人之感，这倒让我害怕了起来，印象中从不差体力的陈扬已经不在。即使有一次在

路上看见他在咖啡馆玻璃窗里与一群人聊天，凑近玻璃窗看见他椅子扶手上的拐杖，忽然让我犹豫不决，终究胆小地未上前打招呼。我知道自己的懦弱，年纪越长、越是胆小，越害怕看着生命中脆弱那一面的呈现。

想起他，总想起那几年的日子，后来我把小本子中的一些觉得还可以见人的段落影印给他看，他总是放入那随身提的公文包里，与他一叠不停修改的谱纸一起。我发现在音乐城堡里的顽童，对现实世界的好奇心还是旺盛的。那些曾经影印给他的文字，有许多他写成了歌，有一首我特别喜欢，歌名叫《故事》，其中一句词是这样唱的，那年他三十出头，我27岁：最美的花总开在梦里，最爱的人却离得最远。美好的故事，往往在需要时忘记……

**我发现在
音乐城堡里的顽
童，对现实世界
的好奇心还是旺
盛的。**